

罗 门 精 品



罗门精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门精品/罗门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3

ISBN 7-02-003224-9

I. 罗… II. 罗…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5959 号

责任编辑:莫文征
装帧设计:徐中益
责任校对:莫文征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6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3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15.00 元

罗 门 简 介

1928 年生，海南省文昌县人。

空军飞行官校肄业，美国民航中心毕业，考试院举办民航高级技术员考试及格，曾任民航局高级技术员，民航业务发展研究员。

罗门年轻时代曾学飞行，代表空军足球队参加(台湾)全国运动会。离开空军，在民航局工作，于一九五四年，认识当时闻名的女诗人蓉子，便开始写诗。自第一首诗被诗人纪弦以红字刊登在他主编的《现代诗刊》封底，迄今已连续创作近半世纪。诗风从浪漫到象征到超现实到三者互动的整体运作，他已建立起个人独特的创作风格。

从事诗创作四十年，曾任蓝星诗社社长、UPLI 国际诗会荣誉会员、中国文协诗创作班主任、(台湾)国家文艺奖评审委员、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长、中国雷射协会发起人。先后曾赴菲律宾、香港、大陆、泰国与美国等地(或大学或文艺团体)发表有关诗的专题讲演。

1958 年获蓝星诗奖与中国诗联会诗奖。1965 年《麦坚利堡》诗被 UPLI 国际诗组织誉为世界伟大之作，颁发菲总统金牌。1969 年在美国奥克利荷马州民航中心研羽，获州长颁发“荣誉公民奖状”。1976 年同蓉子选派参加中国五人代表团，出席菲举行第一届世界诗人大会，获大会“杰出文学伉俪奖”，颁发菲总统大绶勋章。1967 年同蓉子应邀以贵宾参加美第三届世

界诗人大会,同获大会特别奖与接受加冕。1978年获文复会“鼓吹中兴”文化荣誉奖。1987年获教育部“诗教奖”。1988年获中国时报推荐诗奖。1991年获中山文艺奖。1992年同蓉子获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室(IWP)荣誉研究员证书。1995年获美国傅记学术中心颁发二十世纪世界五〇〇位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证书。

名列英文版《中华民国年签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世界名诗人辞典》及中文版《大美百科全书》。

著作有诗集十三种,论文集五种,罗门创作大系书十种,罗门、蓉子系列书8种。并在台湾与大陆北京大学两地分别举办罗门蓉子系列书研讨会。

作品选入英、法、瑞典、南斯拉夫、日、韩,等外文诗选与中文版《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等一百余种诗选集。

作品接受国内外著名学人、评论家及诗人评介文章近一百万字、已出版六本评论罗门作品的书。

评论罗门诗创作: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名批评家蔡源煌博士获一九八五年“金笔奖”。

国立师范大学教授戴维扬博士获一九九五年国科会学术研究奖金。

研究罗门诗世界:诗人陈大为获得东吴大学硕士学位(一九九七年)。

研究生张艾弓获厦门大学硕士学位(一九九八年)。

罗门作品碑刻入台北新生公园(1982年)、台北动物园(1988年)、彰化市区广场(1992年)、及彰化火车站广场(1996年)。

罗门除写诗,尚写诗论与艺评,有“台湾阿波里奈尔”之称。

序

——我的诗观与创作历程

壹、我的诗观

一、诗在人类世界中的永恒价值

关于诗，这一被认为是人类生命与心灵活动最灵敏、深微、极致与登峰造极的思想力量；也是人类智慧的精华；甚至被认为是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宗教家乃至神与上帝的眼睛，那是因为诗具有无限与高视力的灵见，能看到世界上最美、最精彩乃至永恒的东西。故曾有不少著名人物赞言过诗：

孙星衍的《孔子集语集解》说：“诗，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太平御览八百四引，诗纬含神雾》）。

亚里士多德说：“诗较历史更有哲学性，更为严肃……”“诗有助于人性的伦理化”。（颜元叔教授译的《西洋文学批评史》二二页与三六页）。

法国诗人阿拉贡说：“诗，不是天国的标志；诗就是天国。”（我个人早年的读书笔记）。

妥妥妥也夫斯基说：“世界将由美来拯救”（张肇祺教授著的《美学与艺术哲学论集》三一页）。此处提到的美字，使我想到的将生命与一切推上美的巅峰世界这一看法时，那不就等于说“世界将由诗来拯救”。

美前故总统肯尼迪也认为诗使人类的灵魂净化。

事实上,诗在升华与超越的精神作业中,一直是与人类的良知、良能、人道、高度的智慧以及真理与永恒的感觉连在一起的,故“有助于人性的伦理化”以及在无形与有形中,“将拯救这个世界”与人类;并使这个世界与人类,活在更美好的内容与品质之中……这一信念,在我 1997 年参加华盛顿国际文化基金会举办的世界文学会议上,来自各国的代表(包括大会主讲人诺贝尔奖获主),都赞同诗与艺术能救人类……再度获得印证。

诚然,在这个世界上,若没有诗,则一切的存在,都只是构成现实世界中的种种材料,譬如自然界中的山只是山,水只是水,都只是构成“自然界”种种材料性的物体;人的世界中,从事各种行业的人,都只是构成“现实生活世界”有不同表现与成就的各种个体,尚不能获得其内在真正完美与超越的生命。这也就是说,若没有诗,一切存在便缺乏美好的境界;陶渊明笔下的“采菊东篱下”,便像普通人采菊东篱下一样,只是止于现实中一个有限的存在现象,不会联想到“悠然见南山”的那种超物与忘我的精神境界,而拥抱着那与整个大自然共源的生命,超越时空而存在;王维也不会在观看“江流天地外”,正在出神时,进入“山色有无中”的那种入而与之俱化的境界,而拥抱无限。

可见诗是赋给人存在的一种最卓越的工具,帮助我们进入一切之内,去把握存在的完美性与无限性。因此,诗也是使一切进入其存在的“天国”之路,如果这个世界确有真正的“天国”。我深信,当存在主义思想在二十世纪对生命的存在,有了新的觉醒与体认,对上帝的存在提出质疑,人类若仍坚持信上帝、神与天堂是人类生存所企望与向往的世界;是宇宙万物生命的永恒与完美的象征,尚可将一切导入永恒与完美的位置——“天堂”,则诗人超越的心灵工作的过程与完成,便正是使一切转化与升

华到这一类同的世界里来,还有谁较诗人更具有那种高超特殊的智慧与才能,能确实去执行那真正存在于人类内心中的华美的“天堂”之工作呢?事实上,一个伟大的诗人,在人类的内心世界中,已被认明是另一个造物主,它不但创造了“生命”,而且扩展与美化了生命存在与活动的无限境界,并创造了内心另一个华丽壮阔的精神“天堂”。同上帝的“天堂”相望。

的确,诗人在人类看不见的内心世界中,创造了多项伟大不凡的工程:

1. 创造了“内心的活动之路”

诗人在创作的世界中,由“观察”至“体认”至“感受”至“转化”至“升华”的这条心路,不但可获得作品的生命,而且也可使万物的存在获得内在无限美好与丰富的生命。

譬如当诗人看到一只弃置于河边的鞋时,经由深入的“观察”、“体认”与“感受”这条心路,而联想到那是一只船,一片落叶,便自然使鞋的存在立即“转化”且“升华”为对内在生命活动的观照与无限的感知——显示出存在的流落感与失落感,进而揭发时空与生命之间被割离的悲剧性,而引起内心的惊视与追思,于是那只没有生命的“鞋”,便因而变成一个具有生命的存在了;又如,当诗人看到一只废弃在荒野上的马车轮,由于他的灵视能超越一般人只能看到的材料世界(只是一只破车轮),进而透过诗中的“观察”、“体认”、“感受”、“转化”与“升华”,这一“内心的活动之路”,便深一层看到那只马车轮,竟是转动万物的轮子,也是一条无限地展现在茫茫时空中的路——从它轮子上残留下来的泥土看,可看到它通过无限空间所留下的痕迹与声音,从它轮子上生锈的部份看,可看到与听到它通过无限时间所留下的痕迹与声音;当它此刻停放在无边的荒野上,被诗人望成一种路,这种“路”,便绝非是现实世界中看到的具形与有长度的

“路”，而是向内“转化”与“升华”为万物生命在时空里无终止地逃奔与流浪的那种看不见起点与终点、与难指出方向的“路”——展示于灵视世界中的“路”，这种“路”，是吞纳所有的鞋印轮印以及一切动向与涵盖千踪万径的“路”，引人类朝着茫茫的时空，走入了深深的“乡愁”，因而触及那含有悲剧性与震撼性的存在的思境，获得那“转化”与“升华”过后的更为深入与富足的存在境界。又如诗人 T. S. 艾略特面对黄昏的情景，联想成“黄昏是一个注进麻醉剂躺在病床上的病人”，那便是将“黄昏”这一近乎抽象的时间视觉形态，置入深入“观察”、“体认”与“感受”中，“转化”与“升华”为具有神态与表情的生命体而存在了，使我们可想见到整个大自然的生命，在此刻已面临沉落与昏迷之境，而产生无限的感怀；又譬如诗人在面对死亡，写出了“你是一只跌碎的表，被时间永远解雇了”，诗中“跌碎的表”，它将去记录哪一种形态的时间呢？诗中的“被时间解雇了”的生命，它将到哪里去再找工作呢？它将是何种形态的生命？沿着内心的追问，我们便的确可联想到那消失于茫茫时空中仍发出强大回应的悲剧性的生命了，因而觉知到“死亡”竟也是一个感人的强大的生命体，这与诗人里尔克笔下“死亡是生命的成熟”，是一样耐人寻味了。

又譬如当现代诗人写下“群山隐入苍茫”，或写下“凝望较烟云远”，其诗句中的“苍茫”与“凝望”，原属为没有生命的抽象观念名词，但这个名词，在诗中经过诗人艺术心灵的转化作用，便不但获得其可以用心来看的生命形体，而且也获得其超物的更可观的存在了。

从以上所列举的诗，可见万物一进入诗人创造的“内心活动之路”——由“观察”至“体认”至“感受”至“转化”至“升华”，则那一切便无论是否有生命（乃至是观念名词）都一概可获得完美丰

富甚至永恒存在的生命。因而也可见诗人的确是人类内在生命世界的另一个造物主。

2. 诗人创造了“存在的第三自然”

首先,我们知道所谓“第一自然”,便是指接近田园山水型的生存环境;当科学家发明了电力与蒸气机等高科技的物质文明,开拓了都市型的生活环境,自然界太阳自窗外落下,电气的太阳便自窗内升起,再加上“人为”的日渐复杂的现实社会,使我们便清楚地体认到另一存在的层面与样相——它便是异于“第一自然”,而属于人为的“第二自然”的存在世界了。

很明显的,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存在世界,虽是人类生存不能逃离的两大“现实性”的主要空间,但对于一个探索与开拓人类内在丰富完美生命境界的诗人与艺术家来说,它却又只是一切生命存在的起点。所以当诗人王维写出“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艾略特写出“荒原”,我们便清楚地看到人类活动于第一与第二自然存在世界中,得不到满足的心灵,是如何地追随着诗与艺术的力量,跃进内心那无限地展现的“第三自然”而拥抱更为庞大与丰富完美的生命。诗人王维在创作时是使内心与“第一自然”于和谐中,一同超越与升华进入物我两忘的化境,使有限的自我生命汇入大自然庞大的生命结构中,获得无限;诗人艾略特在创作时,是与第一或第二自然于冲突的悲剧感中,使“生命”超越那存在的痛苦的阻力,而获得那受阻过后的无限舒展,内心终于产生一种近乎宗教性的执著与狂热的向往——这种卓越的表现,它不就是上帝对万物存在于完美中,最终的企盼与祈求吗?的确,当诗人的心灵活动,一进入以美为主体的“第三自然”,便可能是与“上帝”华美的天国为邻了;同时我深信,只有当人类的心灵确实进入这个以“美”为主体的“第三自然”,方可能拥抱生命存在的深远辽阔与无限超越的境界;方可能步入

内在世界最后的阶程,彻底了解到“自由”、“真理”、“完美”、“永恒”与“大同”的真义,并认明“人”与“自然”与“神”与“上帝”终归是存在于同一个完美且永恒的生命结构之中,而慧悟汤恩比心目中的“进入宇宙之中、之后、之外的永久的真实的存在”之境,便也正是无限高超的辉煌的诗境。

当我们确认诗人创造了“存在的第三自然”,事实上也就是说,没有“第三自然”,诗人便也没有工作之地了,因为“第三自然”是确实品管着诗人语言媒体中的“名词”、“动词”与“形容词”是否能达成诗的要求,进入诗的世界。

譬如“窗”、“落叶”、“天地线”等停留在说明中的名词,经联想转化使“窗”成为是“飞在风景中的鸟”;“落叶”成为是“风的椅子”;“天地线”成为是“宇宙最后的一根弦”,方能出现诗。而此刻取代“窗”、“落叶”、“天地线”而更生的“鸟”、“椅子”、与“弦”,便只能在“第三自然”中出现,被诗眼看见,在“第一自然”与人为的“第二自然”是不会出现的。同样的,柳宗元将本应是独钓寒江鱼的“鱼”这一名词,在诗中转化为“雪”,写成“独钓寒江雪”,则这句诗便非写给鱼老板看,而是给哲学家看,因为他钓的是整个大自然孤寂荒寒的感觉。当然“雪”这个名词,既不是“第一自然”山上的雪,也非“第二自然”冰箱里的雪,便又只能在“第三自然”中出现,被诗眼看见,收留在诗中。

又譬如在视觉世界中我们用“看”这个动词。当飞机飞在云上的三万尺高空,宇宙间神秘无比广阔无限的景观与画面,若只平面用“看”是“看”不出来的,即使进一步用“读”这一使眼睛有思想与立体视感的动词,取代“看”,也“读”不出来,只有以“跪下来看”,方能充分表现出内心对浩瀚宇宙所流露的那种无限虔敬与膜拜的感动之情,让“跪下来看”的“看”这一动词,进入N度空间便“动”出那有表情与神态的无限感人的“动”境。而当“看”

改成“跪下来看”，也只能在“第三自然”方会出现，被诗眼当做诗的“动词”收留下来。同样的，在听觉世界中，诗人张说写“高枕听江声”用“听”这个动词，被大诗人杜甫换上一个也含有听觉的“远”字这一动词写成“高枕远江声”，便造成何等不同的听觉世界，张说写的仍停留在散文平面说明的听感世界——就是睡在枕头上听江水流动的声音；而杜甫以“远”字取代“听”，“听”的世界不但隐藏着江水流动的远近距离感而且尚有景物移动变化的情景以及人陷入往事不堪回头与茫茫时空中的怅惘之感；如此，听觉的世界，岂不呈现出立体乃至N度更丰富与开阔的空间。当然这个“远”字取代“听”字的听觉也正是存在于“第三自然”之中，被诗眼看见收留下来的。

再下来如“形容词”，古诗人写“白鸟悠悠下”，用“悠悠”这个形容词，真是把美的白鸟，不但在飞中送进最幽美且鸣动着音韵的轨道，而且整个过程也美，白鸟也因“悠悠”的形容词便更美得不可思议了，而这也都是在“第三自然”中被诗眼扫描进来的。如果写“白鸟飘飘下”，用“飘飘”这一形容的动态，则不但飞的形态散漫不美，并将本来美的白鸟，反而变丑了。当然被诗眼监视的“第三自然”，是不会让“飘飘下”这样平庸不美的“形容词”装设在白鸟翅膀飞进来的。

的确“第三自然”已被视为是无所不在的“诗眼”，一方面帮助人类在无限超越的内在世界中，进入美与永恒的探索；一方面监视与品管着诗人手中使用的名词、动词与形容词三个重要的创作媒体与符号。同时“第三自然”所建构的无限广阔与深远的心象世界，更是所有诗人乃至所有艺术家永久的故乡与“上班”的地方。

3. 诗人创造了一门生命与心灵的大学问

譬如科学家面对“海”的存在，是在研究海存在的物理性

——海的水质、盐分、海的深广度、海的产物、海的四季变化等。而诗人则多是坐在海边观海，把海看到自己的生命里来，把自己的生命，看到海里去；看到海天间的水平线，便发觉那是“宇宙最后的一根弦”；看到海上一朵云在飘，便联想“云带着海散步”，悠哉游哉，画面便也跟着显映出王维与老庄来；凝望着海圆寂的额头，便会联想到哲人爱因斯坦与罗素等人的额头；将蓝蓝的海，看成宇宙的独目，又倒转来看人类的眼睛，最多望了百余年，都要闭上，而海的眼睛，却望了千万年仍在望——望着人类的乡愁、时空的乡愁、宇宙的乡愁、上帝的乡愁；更神妙的，是浮在海上的那条天地线，几千年来，一直不停的牵着日月进进出出，从未停过；而海也一直握着浪刀，一路雕过来，把山越雕越高，一路雕过去，把水平线越雕越细，此时，难怪王维要把“山色有无中”的境界在诗中说了出来。由此可见诗的确是探索与创造那埋在事物与生命深处的一门奥秘的“美”的学问。

从诗人在上面所提供的多项重大创造中，我们可看出诗的确是使人类与宇宙万物的存在，获得一种无限的延伸、一种有机的超越、一种属于“前进中的永恒”的存在；同时也说明诗人终归是在“上帝”的眼睛中为完美与丰富的一切工作的，尤其是当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喊出了这是迷失的一代；现代史学家汤恩比认为人类已面临精神文明的冬季，则诗人的存在，便更是人类荒芜与阴暗的内在世界的一位重要的救主了；并绝对地形成人类精神文明的一股最佳且永远的升力，将人从物化的世界中救出来，尤其是在廿世纪后现代掀起解构与多元化的理念，导致泛方向感与泛价值观所形成失控与散落的生存乱象，也更有赖诗在超越与升华中的开放的视野与统化力，穿越各种变化的时空环境资讯与符号，于“无形中”提供一开放的新的一元性，来协和“心”“物”进入一个新的美的中心，再度在诗所创造的人类内

心的“第三自然”世界^①呈现人本与人文精神新的形而上性，使世纪末“存在与变化”的飘忽不定的生存现象面的内层，仍潜伏着一种稳定的有方向感的“前进中的永恒”的思想动力，维护人类继续对生存有望望有意义有理想目标与有内心境界的优质化生命观。

在廿世纪，我们虽难阻止科技的威势继续不断地向未来不可知的物理世界开展，并具威协性地占领人类的人文与心理空间，但机器仍是由人主控的。人不能失去内心空间，屈服于科学的“帝国主义”；没有诗与艺术，科学会变得粗卑与野蛮。人文思想如果被科技文明击败，则人在玩电脑，便也反过来被电脑玩。那时候，人追索的是“机器的兔子”，而非人的生命；人被迫逃离人内在生命的原乡，这一波乡愁较都市日光灯望着由田园菜油灯所产生的乡愁更为激烈，是故，人不能不醒觉的让温润的诗心与人文思想进驻入机器冷漠的心里去；也就是在科技创造外在的“玻璃大厦”的同时，更以诗与艺术的心灵，建造起内在世界更为豪华与辉煌的“水晶大厦”，这样，既可避免人类成为追索物质文明的动物与野兽，又可使人类活在有外在花园也有内在花园的理想世界中。

写到这我想采取较捷便与快速的途径，在最后重点地摘录部份我过去写的“诗话”，来凸现出“诗”在过去、现在与未来，在人类生命存在以及思想与智慧活动的世界中，永远具有卓越无比的价值。

作官与做生意的，往往只能使我们在陶渊明的“东篱下”，采到更多的“菊花”，但看不见“东篱外”更无限的“南山”；而诗能够。

诗能将人类从“机械文明”与“极权专制”两个铁笼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归大自然原本的生命结构，重新温习“风”与鸟的自由。

诗能将人类与一切，提升到“美”的颠峰世界。^②

诗能以最快的速度与最短的距离,进入生命存在的真位与核心,而接近完美与永恒。

诗创造的的美的心灵,如果死亡,太阳与皇冠也只好拿来扎花圈了;在我看来,诗已成为一切完美事物的镜子,并成为那绝对与高超的力量,帮助我们回到纯粹生命的领地。

诗与艺术能帮助人类将“科学”与“现实世界”所证实的非全面性的真理,于超越的精神作业中,臻至生命存在的全面性的“真理”。

诗在超越与升华的美中,可使时间变成美的时间,使空间变成美的空间,使生命变成美的生命,使各种学问思想(包括科学、哲学、政治、宗教、文学与艺术)在最后都变成美的学问思想。

如果说在人类的生存空间内,优良的政治是硬体设备,则诗与艺术便是美好的软体设备,更值得珍视。

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文学家与艺术家,他们虽不一定都写诗,但他们不能没有卓见的“诗眼”,否则在创作中便不可能看到精彩的东西,也不可能卓越与伟大,其实他们都是不写诗的诗人。

诗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原子能、核能与微粒子。

诗在无限超越的N度空间里追踪“美”,可拿到“上帝”的通行证与信用卡。

诗是打开智慧世界金库的一把金钥匙,“上帝”住的地方也用得上。

诗与艺术创造人类内心的美感空间,是建造天堂最好的地段。

如果神与上帝真的有一天请长假或退休了,那么在人类可感知的心灵之天堂里,除了诗人与艺术家,谁适宜来看管这块美丽可爱的地方呢?

如果世界上确有上帝的存在,则你要到他那里去,除了顺胸前划十字架的路上走;最好是从贝多芬的听道,米开朗基罗的视道,以及杜甫、李白与里尔克的心道走去,这样上帝会更高兴,因为你一路替他带来实在好听好看的风景。

诗与艺术不但是人类内在生命最华美的人行道,就是神与上帝

礼拜天来看我们，他也是从赞美诗与圣乐里走来的。

将诗与艺术从人类的生命里放逐出去，那便等于将花朵杀害，然后来寻找春天的定义。

太空船可把我们的产房、卧房、厨房、账房与焚尸炉搬到月球去，而人类内在最华美的世界，仍须要诗与艺术来搬运。

世界上最美的人群社会与国家，最后仍是由诗与艺术而非由机器造的。

没有诗与艺术，人类的内在世界，虽不至于哑盲，也会丢掉最美的看见与听见。

如果诗死了，美的焦点，时空的核心，生命的座标到哪里去找？

“诗”是神之目，“上帝”的笔名。

从上述的这些“诗话”中，我相信不但可看见“诗”在人类生存世界中所凸现的可观价值，甚至可呼吸到诗在我们人类生命中无比的重要性，离开诗，便事实上等于是离开了那具有丰富、美好内容的“人”与世界。同时也可看出我执著地写了半世纪的诗，仍要坚持下去，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写诗这件具有宗教性的严肃的心灵作业，对我已不只是存在于第一层面的“兴趣”问题，也不只是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对存在深层价值与意义的追认，令使我以生命来全面的投入与专注的问题。诚然，诗已成为我企图透过封闭的肉体存在，向内打开且建立起那无限透明的生命建筑。人的生命，在我看来已是一首活的诗：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过程，是诗的过程；人整个存在与活动的空间，是诗的活动空间；人整个活动的形态，也是诗的活动形态。的确，诗能确切地透视与监控着一切在“美”中存在。

二、诗的创作世界

（一）诗创作世界的基本认定

我认为诗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的创作,是在于:

1. 诗的语言必须是诗的,具有象征的暗示性;具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2. 诗绝非是第一层次现实的复写,而是将之透过联想力,导入潜在的经验世界,予以观照、交感与转化为内心中第二层次的现实,使其获得更为丰富的内涵,而存在于更为庞大且永恒的生命结构与形态之中;使外在有限的表象世界,变为内在无限的心象世界。这也正是符合我内心的“第三自然螺旋型架构”^②的精神运作的基型——也就是将现实的“第一自然(田园)”与“第二自然(都市)”的两大生存空间,经由心的交感转化升华,变为内涵更丰富与无限的“第三自然”的景观,诗方可能获得理想与无限的活动空间。同时诗是艺术创作,必须具备下文所论谈的高度的艺术性。

(二) 诗多向性(NDB)^③的创作视点

我主张多向性(NDB)的诗观是因为诗人与艺术家是在“自由辽阔的天空”而不是在“鸟笼”内工作的。因为他拿有“上帝”的通行证与信用卡。故不宜标上任何“主义”两字的标签。同时任何阶段的现实生存环境,以及创作上出现过的任何“主义”乃至古、今、中、外等时空范畴,乃至“现代”之后的“后现代”的“后现代”^③……等不断呈现的“新”的“现代”,对于一个具有涵盖力的诗人,都只是不断纳入诗人超越的自由创作心灵溶化炉中的各种全面开放的“景象”与“材料”,有待诗人以机动与自由开放的“心灵”,来将之创造与呈现出新的艺术生命。所以诗的创作不能预设框限,不能不采取开放的多向性视点。

1. 表现技巧的多向性:

(1) 可用由外在实像直接呈现法(以景观境)。